

文人走笔

# 来自腊月的思念

●冯建国

腊月是回首,腊月是展望;腊月是祈福,腊月是祝贺。腊月有冬的韵味,腊月有春的气息,腊月里虽然铺满了冬的寒冷,却已隐隐约约显露出春的暖意。

——题记

在国人心目中,没有哪一个月份能比得上农历腊月的神圣。可以说,腊月是对过去一年的眷恋,腊月是对新的一年向往,尤其是出生在腊月里的人们,更多了一份对天地的敬畏和对父母的感恩。腊八节的到来,让我们想到了腊月的冬春交替,想到了腊月的多彩童趣,想到了腊月的文化氛围,还想到了“娃娃娃娃你别馋,进入腊月就是年”的民谣。一个“腊”字成为国人心中的至爱,而这个爱又与春节紧紧相连——进入腊月就会闻到浓浓的年味儿。

说到腊月的来历,还是先说说这个“腊”字。它是古代农历十二月所举行的一种仪式——合祭众神。汉代民俗学家应劭在《礼俗通义》中这样解释道:腊字“夏曰嘉平,殷曰腊祀,周用大蜡,汉改为腊。腊者,猎也,言田猎取禽兽,以祭祀其先祖也。”或曰:“腊者,接也,新故交接,故大祭以报功也。”可见不论是打猎后以禽兽祭祖,还是因新旧之交而祀神灵,十二月都是要进行祭祀活动的,所以就有了“腊月”的称谓。

古人为什么要选择在腊月进行祭祀呢?因为腊月是年终岁首,冬季田事告歇,庄稼活基本完成,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活动的人们有了大把的休闲时光。虽然农事上是“闲”了,但人们生活的节奏并未因此而放慢,他们便利用这段时间外出狩猎,一是以猎物敬神,祈福求寿,避灾迎祥;二是可多弄些食物,以弥补粮食的不

足。所以,人们的祭祀活动多在十二月举行,称腊祭这一天为腊日,而将“腊”字从“肉”旁,就是指用肉类做“冬祭”的意思。

将腊字与肉祭联系在一起,看得出来腊月的特殊地位与时令有关。在远古农耕时期,古人因时而动,什么时间就会干什么事情,腊月里通常要举办对祖先和神灵(包括门神、户神、宅神、灶神、井神)等的各类祭祀仪式,祈求丰收和吉祥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一书讲得明白,腊祭是“岁十二月,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”。而且在我的印象里,国人的节日观念多是与年节有关,尤其是进入腊月就是年,几乎天天都是节日了。

旧时为什么会制定这么多节日呢?我想,除了与农耕生产、祭祀先祖有关外,大约也与人们为了借机改善一下生活、增添一些乐趣有关吧。在农历中,人们常常会用到“寒冬腊月”,寒冬指的是十一月(又称冬月,意即入冬了),腊月指的是十二月,也是一年里最后的一个月,接下来便是新的一年。所以,进入腊月里,天天都充满了期待,充满了欢乐,尤其是过了腊月二十三,大家都会为过年忙碌而快乐,直到除夕夜守岁过完年方才罢休。

我们平日里所说的农谚,是先祖在长期农业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俗语,大多与季节、气候、农作物之类相关。我们乡里有这样一句农谚:“过了五豆,长一斧头;过了腊八,长一杈把。”是说过初五和腊八这一天,太阳的光线就会分别长一斧头和一杈把。光线到底能长多少,记得我小时候曾经量过,就是每天放学回家吃过后,在院子里用画线的方法看西房照下来的阴影。长是肯定长了,不过斧头与杈把的说法,只是一种形象的比喻而已。

这里所说的“五豆”与“腊八”,分别指的是农历腊月初五和初八,因为要吃“五豆粥”和“腊八饭”,所以也被称之为“五豆节”和“腊八节”。腊八即农历十二月初八,节日起源的说法很多,有一种是,当年朱元璋落难进了牢监,正值三九寒天,他又冷又饿。朱元璋有着当皇帝的命,竟然从监牢的老鼠洞创出一些红豆、大米、红枣等五谷杂粮,大约有七八种,他就用这些东西熬成了粥。因为那天正是腊月初八,于是将这锅杂粮粥美其名曰为腊八粥,美美地享受了一顿。后来,朱元璋平定天下做了皇帝,便把这一天定为腊八节,把自己那天吃的杂粮粥命名为腊八粥。

小时候我喜欢过腊八节,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,就是在我们乡下有一种说法:吃了腊八饭,母鸡肯下蛋。那时候我们家里养着十几只老母鸡,每只鸡下的第一枚蛋都是我的“专利品”,带血的鸡蛋尤其是如此。所谓带血的鸡蛋,是新母鸡下的第一颗蛋,大都是带着血丝的。而我对腊月的思念,还在于母亲生于正月,殁于腊月,母亲的忌日在腊月初二。自母亲过世后,我们每年在盼望春节到来之时,更思念母亲在世的腊月。

记得宋时陆游有《十二月八日步至西村》诗曰:“腊月风和意已春,时因散策过吾邻。草烟漠漠柴门里,牛迹重重野水滨。多病所须惟药物,差科未动是闲人。今朝佛粥交相馈,更觉江村节物新。”虽然此时我们守着隆冬腊月,但天气里已露出风和日丽的春意来。人们在互赠、食用着腊八粥时,已经感觉到新春的气息;在食用美味佳肴时,更增加了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感动。

凡人情思

## 暖暖腊八饭

●杨晓因

小时候,我就对母亲做的腊八饭情有独钟。

每到腊八这天,母亲总是早早起来把面和好,再把白菜、胡萝卜、豆腐、油炸豆腐等切成丁,把海带切成丝,再把葱花、姜蒜切碎,放在锅里炒好,最后添水放粉条熬一会,屋子里立马香气四溢。母亲说,这是腊八臊子。我们放学回来,母亲就把面条盛在碗里,再给每人碗里添上一大勺冒着热气的臊子,腊八臊子饭就成了。尽管那时我还小,但也能吃三大碗。

吃完腊八饭,我们就掰着手指,期盼着过年。那时粮食奇缺,只有逢年过节,我们才能吃上白面馍馍和面条。

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腊八臊子不全是素的,有荤的,也有荤素搭配的。不管是什么臊子,母亲的腊八饭都给我留下难以磨灭的回忆。

20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在卫校学习,有一年的腊八正好是周末,寒风卷着冷雪,母亲把臊子做好后,一直站在门口等我到天黑。我回来了,周身冰冷冰冷的,但柴火灶里袅袅上升的热气,合着香气扑鼻的腊八臊子,顿时让我暖意融融。热气腾腾的腊八饭端上了桌,两个妹妹吃得比我还香。我说:“你们中午咋不吃?”大妹没有说话,小妹说:“妈说,要等哥哥回来一起吃。”小妹的话瞬间让我泪奔。真是暖暖的腊八饭,暖暖的亲情,暖暖的享受!

我离开父母,来到20里外的均安村行医的第五个年头,也是一个寒风刺骨的腊八节,我给病人输完液,刚拿起手机,准备告诉父母我晚上回去时,古稀之年的老父亲就推门进来了。老父亲不顾寒冷,急忙从袋子里拿出保温饭盒说:“还热着哩,快吃。”一股热流霎时弥漫我的周身,热合着臊子肉香的味道,滑进我的肚里,流入我的心田。

几天后,我回家看望父母,70多岁的老母亲虽然腿脚有点不灵便,但还要亲自下厨给我做臊子面,她说我那天肯定没吃好。我对母亲说:“那么冷的天,您就不该让父亲在路上跑,多操心。”母亲说:“你爸硬要送,我也拦不住。”母亲说完,我泪落如雨,深深感到父母的牵挂比“腊八饭”更温暖、更贴心!同时也为没能好好孝敬父母而惭愧。

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把传统的“腊八粥”演绎为“臊子饭”的,但我知道母亲的希望是美好的,那就是不论多么艰难,都要保持向上的心态,才能有“饭”吃,有“粥”喝。

腊八节又到了,我想亲自为父母做一顿“腊八饭”。一家人围在饭桌前,吃着香喷喷的腊八饭,与父母唠着嗑,尽享那份融融亲情。

非常记忆

## 千金难买的味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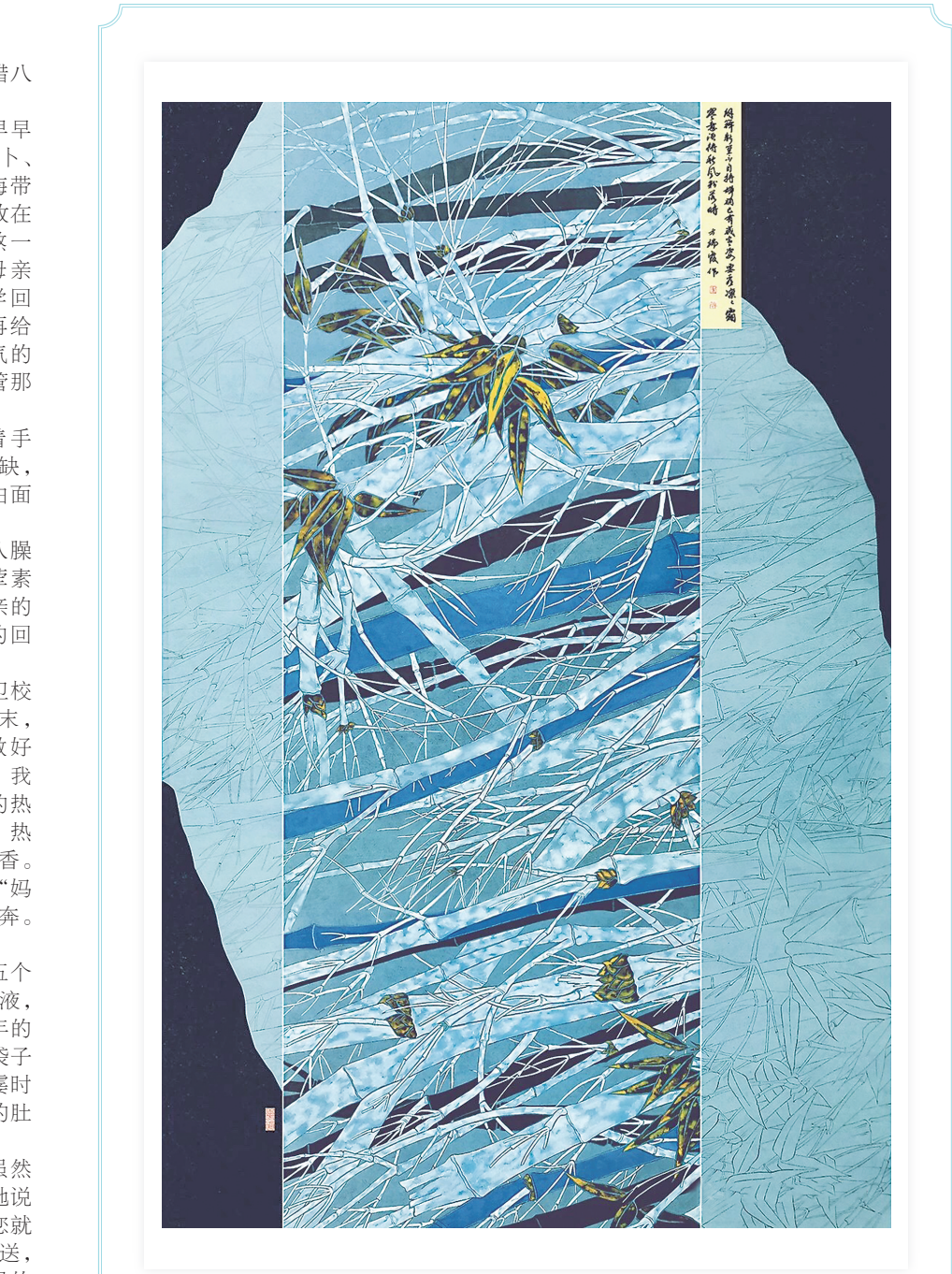
●杨爱兰

我上小学五年级的那年腊八节,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。

那个时候,国家是困难时期,全国人民都在有限的口粮中艰难度日。甬说白面,就是粗粮野菜也是填不饱肚子的。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或者过节时,才能吃上一点白面条。因此,每年的后半,我就盼望着中秋节,盼望着腊八节,盼望着一碗白面条。

腊八早上起来,母亲就开始张罗腊八饭。想着那豆、米、菜混合的香喷喷的腊八饭,想着细长细长的白面条,放学后,我和二妹手拉着手就往家跑。一进家门,我傻眼了,有五个说书先生正坐在炕上吃着腊八饭呢!

“说书先生”是那时的盲人宣传队队员,他们拿着县里的证明逐村宣传党的政策,一村一天,由村里派饭,是唯一吃饭不出粮票不掏钱的特殊队伍。



鹤雀楼

清影寒姿

(中国画)

方瑞霞 作

心香一瓣

时光在不动声色中翻动着它的经卷,不知不觉间,迎来了寒冬。早上出去跑步,路边的树木都穿上了清一色的长白靴,风扫过鼻尖,竟有点生生的疼,才感觉天切切实实冷了。

立冬,小雪,大雪,冬的脚步有条不紊,季节随着频频而来的寒潮一日日加深。冬临人间万木衰。风清冷刺骨,草卸了妆容,树百无聊赖地晃动着枝丫,裸露出与这个季节相符合的枯色。枝头几片来不及与树告别的叶,被彻底风干了水分,就那样被留在了冬里,定格于一幅瘦尽的干画。

辛苦一年的农人,因为冬天的到来,也终于有了几天难得清闲的日子。自古人们秋收冬藏,是为了能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足不出户地围炉取暖,居安度日。这里的“藏”是收藏农作物的意思,细推敲,这“藏”字也与人的活动相关。寒冬将至,人在一定程度上也隐去了踪迹,安心宅家。冬天气,人像是处于一座封闭的城里,把自己重重包裹起来,心安然,不见客,独享一份孤寂寂静。矛盾在他的《冬天》一文中写道,人们对于四季的感受分别是:“游春”“消暑”“悲秋”。那么冬呢?我觉得应是“愈冬”。

严寒的日子里,人变得格外慵懒,可以连续几天不出门,一件宽松舒适的家居服便可以度日。世界仿佛安静下来,街道冷清得有点寂寞,风吹着长号穿行在空旷的道路上,行人车辆均是行色匆匆。除了有必要的外出,大多时候,人们的活动均以宅为主,窝在暖意融融的家里,固步守心,怡然自得。

在冬天,会突然间心血来潮,翻开弃置已久的女红,幻身于一位头挽发髻,束之围圈的古时女子,纤纤素手,一针一线地绣心养性;会在有阳光的窗前,就着悠悠古曲,悉心品一杯很淡很淡的茶;会与一盆心怡的花,一本喜爱的书目光缠绵,让心跌落在红尘以外的世界。在冬天,一定要做一些闲事,才是对这个季节的不辜负。

冬日里,也会彻彻底底沉浸于烟火之中,为携着严寒归来的家人捧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或是鸡蛋面,碗里漂着碧绿的香菜与葱花。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,想必,人世间最朴实的美好莫过于平淡岁月里的默然相守。寒冬里,与至爱的人相伴着走过每一个庸常,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生命便是由这诸多的平常日子组成,安然于一盏茶的馨香,一碗粥的温情,回望却是满满的感动。

晨练也随着日出时间而推迟了,穿着厚厚的羽绒服,戴着口罩,只露两只眼睛。望着镜中自己全副武装的模样,竟有点傻傻地想笑。如此打扮也唯有在冬天才有。冬,颇像是位深情款款的雅士,邀你去参加一场蓄谋已久的化装舞会。

公园里,寂静一片。偶有鸟儿细碎的欢唱,动听音符潺潺如流水,从光秃秃的枝间流出,清冽,润喉,声声动心。这是冬的馈赠,给那些不惧寒的人。

鸟儿们在唱着冬天的歌谣,跃动着清晨的旋律,它们一定是嫌这个季节太过寂寥了,想为他添加一些风情。鸟儿不怕冷地守着一个园子的枯荣岁月,守着一个冬天,它们是天地间最勇敢、最可爱的生灵。树木裸露着枝干,显现出俊美的身形,在人的面前一览无余。冬,原是一个让万物还原本真的季节。当华美的叶片落尽,生命的脉络才历历可见。突然想到这么深意的一句。冬,深沉含蓄,是最经得起咀嚼的。

乡情一缕

## 夕阳下,那一缕炊烟

●薛国英

我常常伫立于夕阳下,凝望着那个烟囱,期待着袅袅炊烟升起。

那个烟囱在我的印象中存活了许多年,那般鲜活,那般深刻。

打我记事起,它就立在那间屋顶。每次炊烟袅袅升起,常常会伴随着一股浓浓的饭菜香。家里仅有一排南厦,冬不暖夏不凉,后壁不曾有窗,黑咕隆咚的样子。不甚宽敞的房间,却分隔了三间。

东边一间是卧室,一面土炕,一个条桌,两把椅子,一面壁橱,仅此而已。

中间一处,厨房兼饭厅。一个锅头,一只风箱,一口水瓮,一张小饭桌。墙壁中央张贴着毛主席像。

西边一间是仓库,放的是家里乱七八糟的物件。黑咕隆咚看不清,我也实在不敢进入。大哥总是说那里面有鬼。可是有好几次我见大哥从那间仓库里出来,灰头灰脸的,那时候我真的很佩服大哥的胆量。

我家离学校不远,也就四五百步的路程。我家南厦外就是通往学校的马路,我在家时,能听到路上行人的说话声,也偶尔会感到南厦外墙上被人踢上几脚。我便会飞跑出去,想和人对骂上几句,可是我一出去,墙外早已空无一人。

我家离学校近,一出校门,就能看见我家的房子,看见房顶上那个烟囱。

经过一早上的学习和玩耍,我早已饥肠辘辘,肚子咕咕叫。一看见家里的烟囱升起袅袅烟雾,仿佛听到母亲在屋子里拉风箱的声音,鼻子里就有了饭菜的香。

一推开院门,无一例外地大喊一声,妈,饭熟了没有?

稍等等,你不见我在烧火着嘛。再说,你爸你哥你姐都还没回来呢,人齐了再吃,你不知道啊。

我不管,我饿了。

面对无理取闹的我,母亲向来没辙,谁让我是家里老小,凡事都会由着我的性子。

冬日的时候,母亲总会从炉膛的灰里用煤铲刨出一个黑焦焦的红薯给我。我一把拿在手上,尽管手被烫着,嘴里“啞啞啞啞”哼着,却又飞快地剥起红薯皮。

## 天冷好个冬

●朱艳丽

偶尔可以碰见一两个人,均捂着帽子,戴着口罩,浑身被棉服包裹,辨不出熟悉与陌生。所有的树木都静立不动,寂静许是冬最美的韵致罢了。而我爱极了它的样子,在这样的时光里走走,很美好,很享受。

从春的萌动,到夏的蓬勃,秋的收成,至冬的沉静,时光悠悠划过一页页悲喜。该开的花已经开过,该落的叶已经凋零。尘埃落定,心该是一片无澜的湖,无喜无悲,淡泊自在。

季节向晚,时光仿佛舒缓了匆匆的步履,让人有片刻的困顿回望来路,与光阴对坐,与自己握手言和,感受生命一寸寸流过的厚重与美好。冬,让人的脚步慢下来,安然停泊在季节深处,可以美美地打个盹。

趁着夜色,初雪乍来,洋洋洒洒,只轻盈几笔,冬便诗意翩然起来。也有晴天丽日,突然想出去透气,趟一趟冷的滋味。山寒水瘦,万籁俱寂,整个人像一只冬眠的蛙出洞,心会在突然间舒展开来。

隔水相望,远山如黛,只比往日多了一件洁白的披风,顿显俏丽几许。一袭素妆,落落大方,让望见她的人心中生出几多欢喜。隐隐苍山远,即使阳光明媚,闹市的暖流也进不去,天然的美就这样被严寒封存一整个冬天,喜欢的人可以尽情清赏。想到祖咏的诗:终南阴岭秀,积雪浮云端。这是与众不同的诗意,冷艳逼人,美得让人浮想联翩。就这样,立于冬天的风里不觉冷,遥望行止,不舍离去。

听到一句歌词,如果你有空,陪我过个冬。喜欢这样感性得随意却顷刻间触心的句子,柔软到无骨。冬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,寒风凛冽,晚来天欲雪的日子,有故人相邀,温一壶酒,对坐清谈。酒香四溢,冬天被隔在门外,一屋子的暖,融融铺开。于无声处,端起,放下,情怀全在杯中。抛去凡俗纷扰,饮无事之酒,乃人间美事,即使平日不饮酒的人,此时也想酣畅地醉一回。冬的一切活动仿佛均与暖有关,眷恋红尘情暖原是人之本真。

如果再来一场淋漓的雪,冬就美到极致了。就可以踏雪寻梅,与相爱的人一起白头,在冬天里留下两行清晰的足迹。

眼下冬至已过,时光缓步至小寒,大寒走来,进入一年中最冷的“数九天”。偶遇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的奇妙诗句,颇为喜爱。据传,道光皇帝亲手绘制了一幅《九九消寒图》,上面书写着“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”九个双钩空心字,每个字都是九划。道光让大臣们逐日描红填写,每一笔代表一天,每字代表一个九,一日日叠加了写,九个字代表九九八十一天。等到九个字都描完,春天也便来临了。这便是《九九消寒图》,也称《九九消寒图》。唯美浪漫的“写九”是古人熬冬盼春的消寒方式,可见他们的情致与浪漫。

细思量,人们“数九”其实数的是期盼,“写九”写的是日子。安然于冬,修得一颗素心,感受时光悠悠之韵脚,也是清寒天气极美的消遣了。

今冬,不妨让我们做一回雅士,如古人那般日日读书、习字,一笔一画,谦恭真诚,细致光阴,静倚流年。天气极寒日,便是春在叩门时。心中装着对春的期盼,不疾不徐,就这样,日日数到暖,静候春天来。

母亲嗔怪道,小馋猫,你就不会等红薯凉点,再吃嘛。

此时此刻,我哪里还顾得上这些,早已饥不择食,三口两口便将烤红薯吞下去,随即又大口喝下盆里的凉开水,这样一来,肚子算是暂时得到满足,不再那么饥饿了。

吃过红薯的我,对母亲说一声,我先出去玩一会。还未等母亲那句“回早点”说完,我早已跑出院子,和狗玩几个拍烟盒去了。

母亲数次站在门口喊叫我,吃饭了,三儿。喊叫多次,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吃饭,手里拿着赢来的烟盒,满头大汗,气喘吁吁,进屋快速胡乱洗手脸。

饭桌上,只剩下一碗红薯丝,砂锅里少许酸菜,而且已经有点凉了。这些我已经无暇顾及了,端起碗,将砂锅里的酸菜尽数倒进碗里,狼吞虎咽地吃下红薯丝,又飞快地喝下那碗温热的米汤。此时,隐隐约约听得学校上课铃声响了,我慌忙抓起书包,急急匆匆向学校跑去。我知道,罚站教室门口是板上钉钉的事了。

1985年那个夏日,父亲将南房拆了,盖了一溜北房。新房落成那天,母亲和大姐、二姐她们在新砌的台台上炸油饼、蒸包子、蒸拌菜,又弄了好几样硬菜,让人惊喜不已的是竟然有一盘凉拌猪肉。

那天,我从学校出来,一眼就看到家里的烟囱不再是一缕一缕的细烟,而是浓浓的烟雾。

那顿饭让我至今难以忘怀。

新房盖好的第二年,我考上师范学校,离开了家,只有逢年过节,才能回家吃上母亲做的热乎乎饭菜。

那个年月,家里不曾有电话之类的通信工具,可是我每次从学校回来,家里的烟囱总会升起袅袅炊烟,那是母亲在为她的三儿做好吃的饭菜。

后来,我成家了,妻子每天也烧火做饭,我却很少留意那烟囱的袅袅炊烟;后来,家里用电磁炉做起了饭,那烟囱就很少再有袅袅炊烟;后来,母亲去世后,我不再留意烟囱,因为我知道那里不会再有炊烟了。

偶尔,我又看见房顶上那个烟囱,在夕阳的余晖下,仿佛又升起了缕缕炊烟,我闻到了久违的饭菜香,那可是只有母亲才能做出的香味啊。